

随笔

# 抓住自己的一生

梅桑榆

“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之心，乃天下父母所共有，故自古以来，为了儿女的前途而含辛茹苦、竭尽全力的故事写不尽也说不完。

父母为儿女的前途而甘做马牛，不怕牺牲，固然感人肺腑，甚至感动天地，但从父母的角度而言，总有一种说不出的缺憾，即像蜡烛一样为儿女燃烧发光，而自己的一生却往往碌碌无为。造成这种缺憾的原因多多，或因生不逢时，或因生活所迫，或因智力不济，致使自己失去了为“成龙”或“成凤”而拼搏的机会或条件，故只有寄希望于儿女，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希望他们的人生比自己多一些光彩，或是出现几代人未曾有过的辉煌。可以说，不少人乃是出于无奈才放弃了自己的人生追求而为儿女的前途甘做人梯、全力付出的。

然而，有的人并非如此。他们既生不逢时，也非生活所迫或智力不济，而是因为安于现状，自满自足，或是只因一个字——懒。他们在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之后，虽然只有30岁上下，正是奋发进取的年龄，便认为人生的大任

已经完成，再加上一份稳定的工作和过得去的收入，便觉得一辈子就这么着了，“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希望就寄托在孩子身上了”，是他们常说的自慰语，既做如是想，也就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天天，一年年地混日子，不知多少大好时光，都在喝酒睡觉搓麻将闲聊或是无所事事中混过，转眼中年至矣。不料人到中年，同学同事亲戚朋友之间，已在事业上明显地拉开了距离，四下环顾，方才发现自己落在许多人之后，左右一比，也就比出遗憾比出不平来，有的人不过是怨天恨命，之后并无什么大的举措，有的人则咬牙发狠，开始给儿女上劲，希图儿女能拼出一个好前程，以弥补自己虚度人生的缺憾。

他们这一发狠，儿女在人生的赛场上，就成了一个肩负着双重责任的运动员，他们不但要为自己的前程拼搏，并且要为父母的心理平衡拼搏。然而，若是儿女争气，当爹妈的倒也用不了多费精力，只是在经济上助其完成学业便可，若是儿女不争气，爹妈就可能在费心劳神，付出超过别人数倍的精力和金钱之后，希望仍然落空。有的父母不但

希望落空，而且闹出许多烦恼。某友自己半生不努力，事业上未干出啥名堂，一心指望儿子出人头地，于是整天把一颗心和一张嘴都放在儿子身上。然而儿子并无出人头地的雄赳，读书很不用功，结果爷俩冲突不断。老子教训儿子说：“你要明白，你是为你自己的前程学习的，不是为我学习的。你现在吊儿郎当地混混，我看你将来咋办？”儿子反驳说：“我既是为我自己学习的，学得好坏，与你何干？”老子说张三李四家的孩子读书如何用功，成绩如何优秀，责问儿子：“这些榜样，就在你的身边，你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儿子却反唇相讥：“你的同学，也有不少有成就的，你为什么不向他们学习？你天天下了班不是喝酒就是打麻将，凭什么叫我一天到晚啃书本……”爹妈遇到这样的孩子，不但良好的愿望如竹篮打水，身体差点的，恐怕还要被气出心脏病。

儿女的一生固然重要，自己的一生也很重要。自己的欢乐痛苦，儿女不可能感同身受；儿女在事业上的成就，也不可能列在自己的名下；对于儿女，只要尽到做父母的责任，使其有立足于社会的能力即可，至于人生怎样设计，目标怎样实现，还需他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咱们做父母的，则要抓住自己的一生，趁早努力，在事业上干出一点名堂，以给儿女做出榜样。若是自己虚掷时光，混混度日，却要儿女如何如何，则可能贻儿女笑也。

東風傳 奮風日 出邊 好何 樂神 聲夷 歌江 煙島 何風 傳奮 樂神 聲夷 歌江

顾况诗一首

徐文杰书

田聿教授《“硬伤”遍体的易中天先生，该“下课”了——揭示讲座中的知识性错误》的博文文章近万字，引经据典，根据他过硬的考证，指出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韩信》系列讲座“硬伤”47处，涉及史实错误、古汉语语法错误，甚至读音错误。足见田教授学问之渊博、治学之严谨、态度之认真。

商都钟鼓

# “硬伤”不是“肿瘤”

阮直

“硬伤”这顶帽子，大凡著书立说者，一旦被戴上“硬伤”的帽子，好像就由不得自己摘了。

何谓“硬伤”？在“硬伤”的发现者的眼中，就是“常识性错误”，是有悖于“公认结论”的说法。比如“刘禅”不能读刘“善”，关羽山西人，不能说是山东人，但历史名人毕竟也有诸如李白到底是出生在哪的疑问吧。如今只要学者有了新的考证，我看咋说也不算“硬伤”。关键要看你考证的“硬件”硬不硬。而不像一些字词的发音，古代、现代是大不相同的，就像如今我们还说唐朝时的“国语”，那全国人民都是“老西子”了。

硬伤不是肿瘤，有些硬伤就像一个主力运动员在激烈比赛中必然要留下的皮外伤，有时连点儿红药水都不擦，那是上场运动员的光荣的疤，倒是那些不上场的板凳运动员，不会有任何“硬伤”。

如今有些专家、教授们给余秋雨、易中天、于丹找到的“硬伤”不都是属于皮外伤的，无须“下课”去擦

红药水，在中场休息时自己用点儿小药处理一下，接着就可以上场了。所以易中天有84处硬伤，我也喜欢。更何况有些所谓的“硬伤”压根儿就不是伤口，我看倒是英雄伤疤，只不过是彼此掌握的材料不一而已。

社会科学中的人文科学不是数理化，不是自然界的能量守恒定律，不是自由落体的加速度，千古不变，

中外同理。就像三国时代的谋略，在现代商人的辞典中是智慧，在战争年代是“教科书”，可在信仰佛教的人心里，那就是最大的不善、不慈、不悲了。在讲人性、讲人权的今天，“三国”时斗心眼儿的谋略，也只能是那一阶段历史中英雄豪杰的“演义”，是作为审美层面上文学形象的符号才存活到如今的。我们不能用一个专家诊断出的“硬伤”，套一千个人心中的哈姆雷特吧？

硬伤不是肿瘤，不必大惊小怪。让人奇怪的倒是咱国人的“掐尖儿”心态，谁长快一点儿就是不会被看做肿瘤，也会被视为“六指儿”，不掐下你的尖儿，也会骂你“另类”。咱大家都五个指头一般长，你别露脸，我不现眼，你是五八，我是四十，彼此受寒，互相取暖，这多和谐。

其实，谁在学术上有点“硬伤”都不可怕，可怕的永远是我们心里有了“暗伤”。总是把忌妒的伤口泡在山西老陈醋中，这样的伤例是不硬，可也不会愈合。

郑邑旧事

# 南山口“炸会”

阎宝峰

1945年农历7月7日，是巩县(现在巩义市，下同)北山口镇南山口村一年一度的古庙会。这天上午9点光景，从巩县孝义镇开来了一支几十人的皇协军汉奸队伍，他们一到会场，见到肉食瓜果抓住就吃，见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就抢，卖主稍有反抗，他们便拳打脚踢，破口大骂，甚至诬称人家是八路军的探子捆起来。汉奸们为了吓唬百姓，朝天放起了空枪。就在这时，村东边的青龙山方向一齐响起枪声，庙会顿时乱成一团。

原来，八路军巩县抗日民主政府侦

知皇协军汉奸这天要来南山口庙会骚扰抢劫，为了打击日伪汉奸的嚣张气焰，保护百姓生命财产安全，他们率领巩县抗日独立团一部编成的三个小队埋伏在南山口村的东南、西南、西北三个地方，侦察员隐藏在村口的柿子树上，监视敌人动向。敌人正在疯狂肆虐之时，巩县抗日独立团一部三个小队从村东南、西南、西北三个地方鸣枪冲杀下来，皇协军见势不妙，丢下抢到的东西和被捆人员，边打边向东北方向撤退，逃跑中被抗日独立团打伤了几个，他们经南山口东岭仓皇逃回孝义。

巩县抗日独立团这次出击，打击了日伪汉奸们的气焰，给老百姓撑了腰、壮了胆，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志气。



雨后(油画)

谢北新

# 风景

侯俊山

镇中学门口有棵老槐树，树上挂着“梧桐镇中学”白底红字的牌子，从里面传出孩子们整齐的读书声。这书声，被秋风吹得一时高一时低，显得这小镇更加宁静、安详和可爱了。

老人的补鞋摊在老槐树下有些年头了，好像自打有了这个中学就有了。老人矮小、瘦弱，他的背稍有一点驼曲，蜷曲在小凳上，活像一只虾米，一双粗壮的大手长得像蟹钳一样有力，一丛稀疏而干枯的头发，像小鸭的绒毛点缀在头顶上，颈间褐色的皮肤上横着几条皱纹，清晰地暴露出条条青筋。老人面前摆放着补鞋用的一应工具，锤子锥子呀什么的。老人的手艺是远近闻名的，校园的师生和附近的街坊邻居都常去他那修鞋。有人来到跟前，他也不言语，就搬出小马扎，递上托鞋，然后戴上老花镜，接过鞋子，就一针一线地修补起来，手势和速度还是挺灵巧和利索的。没生意时，老人就摩挲着眼，目不转睛地凝望着学校门口，好像在期待或憧憬着什么。

老人的儿子在这所学校里读书。儿子却不愿看到老人，甚至是讨厌。当他从学校里出来时，想躲开又没地方躲，想打招呼又没勇气，头半低半扬，心虚且跳。有时老人叫他，他充耳不闻只当没听见，把脸扭向一边匆匆地走开了。儿子觉得老人所从事的事业不光彩，认为补鞋这个职业是很低

下卑微的。在学校里，听到同学们背后悄悄说话，就耳根发热，脸腾地红了，觉得似乎在影射他，浑身不自在，好像周身有很多芒刺。回到家里，儿子就不给老人好脸色看，无缘无故地冲老人发脾气。老人虽没文化，但听出儿子的话里有骨头，就笑着问儿子有啥不顺心的事。儿子就恶声恶气地对老人说，以后你就别补鞋了。

老人想想不到儿子会说出这种话来，就僵僵地笑道，我不补鞋，咱吃啥喝啥？你的学费也指望这个呢。

儿子沉默了一下，瞥了老人一眼，说以后别在校门口补了。

老人谦卑地笑了笑，低声下气地说，那儿子意好……都是些老顾客了。儿子再没言语。

老人依旧坐在学校门口的老槐树下，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后来，儿子考上了大学。老人变得爱说爱笑了，一旦谈起他的儿子来，他就像醉了酒的初恋者向人们谈起他的情人来一样，不管人家愿不愿听，只是滔滔不绝地说着，谈到动情处，会放下手中的鞋，挥动着手臂。尽管他双颊塌陷，额头上印着深深的皱纹，这时候，细心的人会发现，他的脸上荡漾着一种慈祥的光泽。

有时天都黑了，学校的大门都关上了，路上也少有人行，他还是不愿意收摊回家，他觉得自己满心欢喜，总想笑，想说话，想叫喊，想发狂。

转眼又是三年。儿子毕业后，老人就收摊不干了。老人思谋着，有大学文凭的儿子不愁找不到工作，有了工作就

能养活得了他。再说，儿子是大学生了，自己再上街去补鞋，就真给他丢脸了。

儿子没找到工作。他权衡利弊思虑再三，就勇敢地挑起父亲的挑子来到老槐树下，开始了补鞋的营生。

老人始终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夜之间，老人的头发竟雪了不少。老人不愿上街，不愿看到任何人，觉得自己没脸见人。到了晚上，老人迟疑半天，哑着声音说，你就不能不去补鞋？儿子淡淡一笑，说您以前常教导我说劳动最光荣的……补鞋咋了？您不是补了一辈子的鞋？

老人张了张嘴，叹了口气，没说别的什么来。

后来有一天，老人悄然出了门。他远远地瞅着老槐树下的儿子，他似乎担心

儿子吃不了那个苦，受不了那个罪。出着老人的预料，儿子坐在他当年坐过的地方，嘴里打着呼哨，很潇洒地悠着腿……

老人就捂着脸，泪水哗哗而下，心里一阵莫名的感慨。

又一个春天款款到来了。梧桐镇中学也被一道米黄色的砌花围墙圈起来，院内有鲜花盛开的花圃，绿草如茵的小足球场，喷珠吐玉般的喷水池，修整得很好看的花木……朗朗的读书声从各个教室里飞出来，像动人的大合唱，音符满天。

那棵老槐树没有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溜房子。儿子就租用了两间门面房，招聘了五六个人成立了一个擦鞋公司。生意非常的火爆。

新刊架

# 《家宴与国宴》

传英

这本散文集记录了一个逝去的年代，一个家庭餐桌和厨房里的光阴故事。作者回忆小时跟在母亲身边学着洗菜、挑菜、切菜、做菜，边讲学家里短的时光，用细腻的笔调描绘着与“吃”分不开的童年，以朴实委婉的文字思念着母亲，也思念着母亲的烹饪技艺，展现了对典型的中国式家庭氛围的怀念。

“母亲在厨房里，永远作风派。”“她的做菜观念永远是《红楼梦》的茄子，一口吃下去，所有的功力不言而喻，那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在作者慧黠俏皮的笔下，母亲的形象生动

刻画为一位活潑、认真能干的家庭主妇。在那个生活贫苦的年代，聪明的母亲总是在烹饪中变着样儿，满足孩子们追求新鲜的好奇心。看似没什么名堂的红烧牛肉要精选材料，耐心煮上三天才够味，并且不放五香或胡椒粉等调味料；做白菜狮子头关键在于做肉丸时左右手轮流拍打肉丸；而创意菜“鸟窝蛋”，说穿了就是将面线缠裹着白煮蛋放到大油锅里炸，捞出对切，犹如鸟窝一样，也如年节的喜气元宝。

作者不仅是在谈做菜，还在谈家庭、谈生活，读来倍感幸福，挑起每个人的家常菜的食欲，也挑起每个人对儿时厨房的回忆。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谨闻言，面有愧色。张沂看出李谨心思，忙自嘲着打趣那麻子，道：“我是三试不第，心里正有火，你还说我是科场老手？”

麻子笑道：“怪我不会说话。我这几样宝物您任选一样，包您鲤鱼跳龙门，下回再也不用来了！”

麻子说着，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道：“这叫《经艺五美》，上头的字小得老先生看不见！瞧，一粒米能盖住五个字！”

陈敬笑道：“拜托了，我们兄弟三个眼神都不好使，您还是上别处看看去！”

麻子又道：“别忙别忙，我这里还有样好东西。”麻子说着，又从怀里掏出个圆砚台。

这时，猛听得外头有吆喝声，麻子忙收起桌上的《经艺五美》，砚台来不及收了。麻子刚要往外走，进来两位魁梧汉子，气势逼人。麻子心里有鬼，站在那里直哆嗦。两位汉子一位粗壮，一位高瘦。他俩并不开腔，只是那粗壮汉子扬扬手，

是就被他一眼看出富贵相。你们知道高士奇哪里去了吗？已入詹事府听差去了！”

高士奇笑道：“不客气！我们总算有缘，兄弟相称吧。”

张沂忙道：“高兄请坐！”

高士奇说：“在下那日走得仓促，行李都还在这店里哩，特地来取。”

闲话半日，高士奇道：“这回您科考之事，高某或许还能帮上忙。”

张沂心里将信将疑，手里却打拱不送，道：“啊？拜托高兄了。”

高士奇悄声道：“实不相瞒，我刚进詹事府，碰巧皇上要从各部院抽人进写序班，誊录考卷，我被抽了去。碰巧主考官李振邦大人又错爱在下，更巧的是李大人还是我的钱塘同乡。”

张沂问道：“您说的是礼部尚书李振邦大人？”

高士奇道：“正是！李大人是本科主考官，您中与不中，他一句话！”

张沂又是深深一拜，道：“张某前程就交给高兄了。”

# 连载

一对“边缘人”的婚姻

从小雪与她的丈夫司马认识于1996年9月。当时，司马是罗湖某大厦一家电子公司的业务员，小雪在一家制衣厂做跟单员。同年12月，他们就公开宣布结婚。从认识到恋爱到同居到结婚，不到3个月，这可以算是另一种深圳速度了。

他们先同居，然后去领了一张结婚证，就对外公开称夫妻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形式的婚礼，没有婚纱照，没有请客吃饭，不是他们不愿意，两个人加起来不足2000元的存款，使他们在深圳生活紧张得不敢有丝毫的浪漫。

1998年10月，司马夫妇有了一个儿子。儿子的降临给这个贫穷的家又增添了不少麻烦。请不起保姆，做母亲的小雪只好辞工出来专门侍候小。而司马每月800元的底薪除了付600元房租只剩200元，一家人生活紧张得胆子小了很多，生怕有丝毫意外的事情发生。

司马每单业务提成6%，虽然有的月份可做几万元生意，但也经常连续几个月分文未进账。司马也曾想过跳槽找高薪的工作，但深圳的竞争太厉害，让他白花了不少心血。司马只好认命。

司马拼死拼活勉强支撑着家庭，小雪也勤俭节约，含辛茹苦把儿子带到了3岁。3岁是进幼儿园的年龄，小雪跑到附近幼儿园一打听，小孩每学期学费得3900元，这还不包括中途收取各种各样的杂费。小雪心里真不是滋味。

这三年来夫妇俩的总存款也才6000多元，若给孩子交了学费，万一司马连续一两个月做不到业务，吃饭都成问题。

小雪只好怪自己无能，更怪老公窝囊。这样，小雪在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不知不觉地生出一股无名火，小雪回到家时，正好司马气势汹汹地向小雪为什么还来做饭，小雪就来就满肚子火无处可发，此时就像一桶炸药碰到火星，一下子爆发了起来。小雪前所未有地把司马骂了个狗血喷头：“你这种窝囊胚，还有脸来责问我，你有本事就天天去大酒店吃饭呀，也不照顾你那个乌龟样，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养不起，还是个男人吗？你为什么不去死，活着给深圳人丢脸。”

司马一听火冒三丈，气得话都说不出来，全身在颤抖。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下子失去了理智，给了

这时，陈敬身后突然有人说话：“不，从今日起，高先生的字要变银子了，会变成大把大把的银子！”

陈敬等回头一看，只见一人高深莫测，点头而笑。高士奇见此人品不凡，忙拱手道：“敢问阁下何方仙君？请赐教！”

那人也拱了拱手，道：“在下祖泽深，一介布衣。天机精微，当授以密室。先生不妨随我来。”

高士奇愣在那里，半日说不出话来。祖泽深哈哈大笑，说：“高先生，如果我没错的话，您已是不名一文了。我替您谋个出身，又不收您的银子，这还不成吗？”

高士奇忙收拾行李，同陈敬三位慌忙间打了招呼，跟着祖泽深走了。

过了几日，陈敬正同李谨切磋，张沂推门而入，道来一件奇事。张沂脸色神秘，问道：“还记得前几日叫走高士奇的那位祖泽深吗？”

李谨问：“怎么了？”

张沂道：“那可是京城神算！他有铁口直断的本事！那高士奇就是被他一眼看出富贵相。你们知道高士奇哪里去了吗？已入詹事府听差去了！”

高士奇道：“不客气！我们总算有缘，兄弟相称吧。”

张沂忙道：“高兄请坐！”

高士奇说：“在下那日走得仓促，行李都还在这店里哩，特地来取。”

闲话半日，高士奇道：“这回您科考之事，高某或许还能帮上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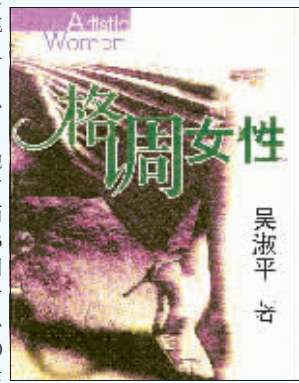
张沂心里将信将疑，手里却打拱不送，道：“啊？拜托高兄了。”

高士奇悄声道：“实不相瞒，我刚进詹事府，碰巧皇上要从各部院抽人进写序班，誊录考卷，我被抽了去。碰巧主考官李振邦大人又错爱在下，更巧的是李大人还是我的钱塘同乡。”

张沂问道：“您说的是礼部尚书李振邦大人？”

高士奇道：“正是！李大人是本科主考官，您中与不中，他一句话！”

张沂又是深深一拜，道：“张某前程就交给高兄了。”



经失去的时候，才会觉得同甘共苦的美好。我那晚突然感觉失落感非常强烈，从来没有这么像丢了生命一样难过。”

夜深了，司马和小雪渐渐地冷静下来了。

司马坐在小沙发上胡思乱想。小雪斜躺在床上，没有一点睡意。她想，我今天是神经病发作了，怎么会这样骂他？

司马也好像有点自责，没有表现出生气的样子。他可能是想，小雪这几年来又带小孩又理家务，也是够辛苦了，心里闷，发一发火也是正常的，不该打她耳光。

小雪告诉记者：“说实在的，我当时突然想，司马这几年虽然没赚到钱，但他踏实，一步一个脚印，又没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也是很难得的男人，我不该那样大骂他一场。但既然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书，我又不好意思反悔。”